

红 楼 梦 诗 性 叙 事 研 究

● 张平仁 著



游外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ULTUR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张平仁著

红 楼 梦 诗 性 故 事 升 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诗性叙事研究/张平仁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656-3296-9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2160 号

HONGLOUMENG SHIXING XUSHI YANJIU

红楼梦诗性叙事研究

张平仁 著

---

责任编辑 欧家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 cnupn. com. 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2. 375

字 数 255 千

定 价 30. 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和韻芹溪廢寺吟暗碑荒徑蘊情深  
慙深榮華蝶夢揮毫彩寥落星光豁世陰  
萬古傳小說原難詩意新鴻論今得藝神尋  
今聞藝神易近心付梓應遠賀  
堪稱曹張潤翰林

次張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韵於癸  
平仁君大比刊印丙申正月  
乔先知先生书於龍江



乔先知先生特为本书题写《次张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诗：“和韵芹溪废寺吟，暗碑荒径蕴情深。荣华蝶梦挥毫彩，寥落星光豁世阴。小说原难诗意叙，鸿论今得艺神寻。近闻付梓应遥贺，堪续曹张润翰林。”

# 序

时已立秋，天气依然很热。

在今年这个夏天里，我通读了张平仁博士即将付梓的书稿（《红楼梦诗性叙事研究》），收获是很大的。书稿中有一些思路、观点、史料，早在十多年前，平仁在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时，就和我谈论过，所以今日读来，感到特别亲切。由此也使我想到，这部书稿显然不是平仁的“偶成”之作、“即兴”之文，而是积十余年之心血，广泛研读、长期思考而取得的学术成果。现在，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即将面世，谨向平仁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祝贺。

我说书稿中有一些思路、观点，以前听平仁和我谈论过，这是事实；但书稿中所涉及的更多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的探讨或史料的辨析，以及整体的结构，我无疑是一位幸运的初读者。我不太会写“受益匪浅”“敬佩之至”之类的赞扬的文字，但初读之后，书稿中的很多论述和探讨，促使我想到了一些问题，从而获得新知，则是千真万确的。

在当前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大书频频面世的形势下，平仁的这部20余万言的书稿，自然算不上皇皇大作。但是，书

稿中围绕着“诗性叙事”这一主题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却相当广泛，如文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文化学、小说学、红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综合性学术视野下，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正面回答了究竟什么是“诗性叙事”等一系列理论性、学术性问题，使我获得了真正的启发。

一、作者非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诗性”亦即“抒情性”。正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不断受到强大的诗性传统的渗透乃至征服”。于是，小说则不可避免地“较普遍地走向了叙事的抒情化”。作者认为，这就是“叙事对抒情的吸纳与融会”，这就是形成以《红楼梦》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诗性叙事”特点的主要原因。

二、书稿作者指出，正是“诗性叙事”，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的重大区别，从而凸显出自己的“民族化特点”。就是说，在书稿作者的心目中，“诗性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观点，对读者当然是有启发的。

三、书稿充分论述了“诗性叙事”绝不是单纯的方法与技巧，而是深化到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各个方面的一种“观念”。因此书稿中阐释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诗化人格，诗化人生”。这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世说新语》中《雪夜访戴》等篇章里的情节和人物，以及《红楼梦》中潇湘馆、栊翠庵里发生的故事。

四、作者指出，“诗性叙事”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诗性思维”。对此，我感到很有兴趣，并想起整整三十年前，我写过的

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题目是“悟性思维的艺术表现”（见《红楼梦研究集刊》1986年专刊）。我所谓的“悟性思维”，或与平仁的“诗性思维”有某种相通之处，虽然那时的认识与论述，显然是肤浅的，但却表明我对这一话题的关注，而这正是我非常赞赏平仁所论的“历史原因”。

五、书稿中的很多精彩论述，都与《红楼梦》紧密联系起来；或者说，正是《红楼梦》的“诗意盎然”，强化了书稿作者对“诗性叙事”的关注、思考、研究……然而，一涉及《红楼梦》以及“红学”，问题就往往复杂起来。比如书稿中谈到，第二十八回以前的文字，较多源于《风月宝鉴》，这就是一个颇多争议、迄今无共识的问题。平仁的处理，我以为是很恰当的，即作为一家之言对待之。当然，把前八十回割裂开来，分别寻找其“来源”，把后四十回也分割出雪芹之文与高鹗之文，这种研究，自有它的道理，我不敢妄论。但我想，这种“判断”，首先是今日之研究者的辨析，因此，有十个从事此项研究的朋友，就难免会出现十种不同的辨析与判断。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今之计，还是以面对“这样”一部已经流传了两百多年的《红楼梦》来谈论其是非、优劣为宜。是的，我们的《红楼梦》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她就是以“这个样子”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中外读者。而《红楼梦》当前最需要的，恰恰是“理论”的探索与“诗性”的阐释。因此，平仁这部专著所探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正是当前“红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我预感到，就这方面的探讨，平仁还将继续深入下去，不久将有新作问世，为“红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平仁与我，可谓“忘年之交”。十几年前，他在南京师大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即来首都师范大学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校工作。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坦诚相待，共同参与过《李贽全集》的注释，而后，又一起作为《曹雪芹研究》的编委，为这份刊物做了很多事情。如果让我评论一下平仁其人，那么，我只有两句话：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学者，更是一位可敬可信的朋友。

以上所写，不过是读过书稿之后的一些联想，很不像一篇序文，有负平仁之嘱。但我为平仁专著问世的喜悦和祝福，平仁是一定体会得到的，这就够了……

段启明

丙申立秋后三日

# 目

## 录

### 绪 论/1

第一节 诗性叙事研究的意义/3

第二节 诗性析说/9

第三节 叙事与抒情融合的传统/16

### 第一章 主题的情感化与审美化/29

第一节 主题情感化与审美化的小说史考察/35

第二节 主题情感化与审美化的表现/43

第三节 对传统生命观的超越/61

第四节 由风月笔墨到儿女真情/73

第五节 主题诗化背景之下的“钗黛合一”之辨/89

### 第二章 结构的空间化/95

第一节 段落的相对独立/97

第二节 回目的对比呈现/118

### 第三章 时间的失序化/139

第一节 时间的矛盾与模糊/143

第二节 红楼梦年表/164

### 第四章 视角的上位化与泛化/201

第一节 上视角/204

第二节 主语缺失与视角泛化/243

### 第五章 意涵的模糊化/251

第一节 模糊理论与文化背景/253

第二节 模糊化的表现/259

第三节 模糊化的机制/292

### 第六章 细节的韵味化/303

第一节 韵味概说/305

第二节 直观呈现/311

第三节 留白暗写/327

第四节 其他诗法技巧/341

### 结 语/357

### 附 论/363

香菱学诗再论/365

### 主要参考书目/377

### 后 记/383

# 绪 论



## 第一节 诗性叙事研究的意义

叙事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后，使小说研究由以前独重思想和人物转向重视情节，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小说的文体特征，如产生于虚构基础之上的时间、视角、结构等问题，推动我们认识到了以前被遮蔽的一些问题，促使小说研究，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进入了全新时期，涌现出了大批成果。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叙事学理论的局限也逐渐显现。这种局限有叙事学自身的问题，主要是根源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试图用一些功能性模式去套形态各异的小说作品，却只能解释某些表面的东西，对小说丰富的内涵往往束手无策，小说的叙事技巧是否“先进”、成熟与整体艺术成就也不总成正比，故叙事理论自身也在挑战中不断发展，但其作为形式批评的本质根深蒂固。

更重要的是作为西方理论，其不可避免地属于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推论为主导的科学思维范式，与中国文本以感悟、含

蓄为核心的诗性范式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从而存在明显的水土不服。单从语言学角度看，时态与语法是中西语言的两大差异，由此决定了小说中时间、视角、结构的深刻歧异，建立在有时态变化、有明晰语法关系的小说作品基础上的叙事学，用来分析缺乏时态变化、语法高度灵活的汉语基础上的中国小说，难免方枘圆凿。我们可以发现叙事学的着眼点与明清小说评点家们往往有很多错位。

这种引入西方理论时产生话语体系错位是普遍存在的，悲剧研究就是一例。在西方，悲剧理论在文学、文化领域比较重要，也很成熟，有着较为明晰的定义和范畴，引入中国后似乎是分析问题的利器，却发现面对中国小说和戏曲，很难找到与西方类似的作品，研究中悲剧的各个要素存在许多矛盾的诠释和判定，或偏向于西方悲剧理论，或偏向于古典戏曲自身，大多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而无法完全统一，致使悲剧研究简直就是一片泥淖，走进去便寸步难行。对于借鉴自西方的人文科学理论，本土化是一个困扰已久、依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如何合理做到“中体西用”，依然是人文科学面临的巨大课题。

包括叙事学在内的西方理论因其相对的严密性、明晰性、可操作性，而被我们方便地借用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标尺，用以分析中国传统小说作品，使用的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事实上叙事学是在大量研读分析西方作品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如托多罗夫提出“叙事学”一词是由解读《十日谈》而得，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为研究对象等，而我们对大量研读作品、从作品实际出发归纳理论总体上做得还

不够，研究很多时候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这种推演的实质是认为叙事理论可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西叙事文的差异性很大，若要都被包容在理论框架之内，必然要抽取它们的同质而抹杀它们的异质，但一种现象的独特性和由此带来的深刻性可能恰恰存在于其异质而非同质中。

由此，叙事学理论一方面给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使研究大为深入，同时在其自身局限及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小说的双重挤压下，常使分析左支右绌，反而失去了中国小说自身的一些特点，陷入了不引入似乎没法分析，引入又无法完全用的尴尬境地。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开始了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努力。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是较早的尝试，在借用西方理论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小说自身的特点及源流；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国叙事学》(1996)可谓是中国叙事学的奠基之作，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小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中西文化及思维方式，指出了中西叙事的核心差异所在，对后续研究影响深远；稍后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也以中西文化的异质为出发点，极力主张返回中国叙事本身，论述的范畴除结构、时间、视角外，还增加了意象和评点家部分，从多个方面建构了中国叙事理论的基本构架。其后还有不少论著探讨了中国叙事学的各种问题，如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1999)、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2007)、罗书华

《中国叙事之学》(2008)、黄霖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2009)等。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诗性文化，抒情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优势，起源于叙事的小说不断受到强大的诗性传统的渗透乃至征服，较普遍地走向了叙事的诗性化。要深入探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性，建立与西方相区别的小说叙事学，诗性就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小说的诗性即小说中的诗歌特性，实际上是小说对诗思维的借鉴，也就是两种文体交融的问题。文学都含有悟性思维，但中国古代小说的诗性特征显然更为鲜明，且不同于西方小说。小说的本质是叙事，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中国古代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诗性就是叙事对抒情的吸纳、融会问题。

叙事理论本身是理性思维，诗性是感悟性思维，诗性叙事需要探讨如何将两种思维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一直试图用理性分析获得对事物和世界明晰的看法，现在逐渐意识到只是一个梦想，我们蓦然发现悟性思维可能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虽然不那么明晰，却也没有不断颠覆、捉襟见肘的纰漏。如何将两种思维很好地融会起来，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是很大的挑战。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参照传统评点思想，对西方叙事理论作一些改造。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叙事学理论的积极意义，更高层次上说，并不否认西方式逻辑性、条理性思维的积极意义。历史早已充分证明，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方式有其独特优势，同时也有其缺陷，我们必须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

文化，借鉴古人天下意识，以开阔的视野创造新的文化。这既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也应是小说叙事理论发展的方向，要从引入理论发展到创建理论，如同经济领域从仿造、制造发展到创造。

《红楼梦》是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公认的最具诗性特征的作品，以其为研究对象，可以使诗性叙事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周汝昌指出：

读《红楼梦》，当然是“看小说”，但实际更是赏诗。没有诗的眼光与“心光”，是读不了的。所谓诗，不是指那显眼的形式，平平仄仄，五言七言……更不指结社、联句、论诗等等场面。是指全书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诗的，所现之情与境也是诗的。

我说《红楼梦》处处是诗境美在感染打动人的灵魂，而不只是叙事手法巧妙的令人赞叹。<sup>①</sup>

这也是长期以来读者、论者的共同体会。《红楼梦》中的诗性随处可见，渗透在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历代研究者以不同形式作了非常多的揭示，为本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诗性叙事的内涵有不同层面，具体表现千变万化，本研究选取六个大方面进行探究：主题的情感化与审美化，结构的空间化，时间的失序化，视角的上位化与泛化，意涵的模糊化，细节的

<sup>①</sup> 周汝昌：《诗词赏会·“诗化”的要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7、288页。